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五

開逢閏  
茂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  
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建武元年

是年十月  
始改元建武

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

此鬱林  
王改元

也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

雍於  
用翻

以主幼時艱密

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

諸州各有  
部主造器仗

征南大將軍陳

顯達屯襄陽

去年秋武帝以魏將人寇遣顯達鎮樊城

子懋欲脅取以為將

將即亮翻下同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

寄翻

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

白直俠轂自隨

諸王有白直有夾轂隊俠讀曰夾

顯達過襄陽過音子

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

子懋自稱天王蓋謂是王家諸王也

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

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

此間人亦難可收用

此間人謂襄陽人也

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

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

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

隨王子隆初以鎮西將軍鎮荊州引衍為

諮議參軍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

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

爪牙唯仗司馬垣慚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

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

徵慚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

啗徒濫翻折之舌翻率所

律翻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

此時西昌侯已有殺諸王

之心矣蕭衍由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將即亮驚疑

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白服若得

罪而白衣衍撫安之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

安陵鬱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據竟陵王子良傳陵在夾右癸

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

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烏呼

介士胡不我臣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帝謂鬱珍之

所論薦事無不允

允信也肯也

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

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

云

語牛佑翻

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

舍人

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六宮房內

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

著陟略翻被皮義翻

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左右侍直與帝

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

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

好呼到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為樂

也跳躍也賭跳者以跳躍高出者為勝跳他弔翻

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

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

汝末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

上庫所儲以備

軍國之用齊庫以供齊內所須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數之外也

金銀布帛不可勝

計勝音升

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

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

樂音洛 烝

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

更工衡翻李延壽史以霍為文帝幸姬則世祖

當作 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

朝直遙翻下同

鸞數諫爭

數所

角翻爭

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

王鏘為世祖所厚

世祖恐亦當作世宗

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

如何

鬱林王小时法身

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

寄先帝臣等皆年少

長知兩翻少詩洛翻

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

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

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言且又小时聽鸞專

政衛尉蕭謐世祖之族子也

蕭子顯齊書曰謐於太祖為絕服族子謐氏王翻

自世祖在郢州謐已為腹心

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都下消息太祖遣謐就

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

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



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

知蕭子顯齊書曰坦之以勲直為世祖所知既為帝以

東宮直閤則從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

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

帝醉後常裸袒

裸郎果翻

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

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

亦淫洗

洗音逸洗淫故也

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

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杜預曰伉敵也儷耦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

內淆雜無復分別

別彼列翻

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

后流涕覆面

覆敷又翻

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

少詩照翻

坦之附耳語帝曰

語牛倨翻下每語同

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

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勅原之已行

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

詡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

悛丑緣翻

恐禍及已乃

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

叔恃勇挾執陵轢公卿

轢郎狄翻

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

翼者

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

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

訶虎何翻

每語人曰周

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

援

說輸芮翻下驚說此說同

己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

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

後虜徙青州治鬱洲齊建元四年徙治朐山後復舊

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

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

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

說輸芮翻下同

奉

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湛稱勅召奉叔於省

中毆殺之

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烏口翻

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

可其奏潁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

潁陽縣自漢以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

南帝初封南郡王潁音栗

前此說綦母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

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

之誰不忼慨近聞王洪範

王洪範即轉言日月相者也

與宿衛將萬

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

將即亮翻搥傳追翻

君其密報周奉叔

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

蕭湛時以衛軍司馬

兼衛尉卿掌宿衛兵

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尚書省在雲龍門內

兩都伯力

耳

都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

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

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勅賜死

扶復

又翻少詩洛翻少日言無多日也驚錄尚書事故稱為錄君

父母為殉

謂皆將從坐而死也

在

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譙殺之

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

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

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

比毗必翻又毗

至翻勝音升

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

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

北京謂平城張竹亮翻

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

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

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北都亦謂平城魏既遷洛以平城為北都

宜因遷徙為

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

陽輕將從騎

從才用翻

王者於闐闔之內

宮中門曰闐韓猶詩門屏間曰闐

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

三息暫翻

其四以為陛

下耳聽法音

法音謂雅樂也

目翫墳典

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全此特大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

虞度也景昃日昃也日景過中

則晨晨音側

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

謂文明太后之殂已

久而帝孝思不忘也

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明所用未足為煩

然非所以蓄神養性

蓄愛也

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

拱司契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有德司契司主也契要也治直吏翻

帝頗納之

顯宗麒麟之子也

韓麒麟見一百三十卷武帝永明元年顯宗又上言以

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貢察者謂察舉秀才

孝廉而貢之於朝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

坐之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

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為

臣

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箕子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

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膚墜于皂隸矣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釋曰卑直馬者隸

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

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



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

寸長銖重者先叙之

言其人比之衆人稍有一寸則賢之長一銖之重則先叙用之

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

當丁浪翻

不在於重苟不

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

嚴不足懲禁

參夷謂夷三族也捶止藥翻僥堅亮翻

今內外之官欲邀當

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

敦迫也厲嚴以勉之

遂成風

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

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

蓋由於此謂宜勅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

邑猶存宗周

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

後漢

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

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

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

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

如故事

魏初都平城分置甸畿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

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

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

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率其而州處其

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混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

別彼列

綺翻處昌呂

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

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

秦悴

醉則是衣冠皂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

歌舞或講肄詩書

肄羊至翻

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

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

成士人之子効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

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

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

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

略也

度徙洛翻歲謨耕翻屋棟所以承瓦

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

工使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

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

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無梁陳潁等郡縣又於青州

界僑置冀州諸郡縣是也僑梁騎翻

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

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

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鎮郡縣多所併省少詩治翻

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

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

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

朝直遙翻比毗至翻

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

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論語孔子曰君臣周急不繼富帝覽奏甚

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

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辛

卯帝祀明堂 司徒參軍劉數等聘于魏

數胡教翻

丙申

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

將以河南潁川

為畿甸故

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

城

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魏閏二月齊歷之三月也

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

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

魏營洛以洛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為恒州分恒州

東郡置燕州治昌平

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

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

外非帝王之都也

恒戶登翻

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

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

南遷衆情不樂

洛樂音

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

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

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今無其人卜之

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左傳載闕廬之言

黃帝卜而龜集

天老曰吉黃帝從之

杜預曰龜集兆不成也字書釋灼龜不兆為集

然則至人

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

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茆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

拓跋

鬱律謚平文皇帝晉明帝太寧二年通鑑書惠帝賀傅徙居東木根山

昭成皇帝更營盛

樂

拓跋什翼犍謚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咸康元年烈帝翳槐城盛樂次年昭成嗣國咸康七年築盛樂新

城更工衡翻

道武皇帝遷于平城

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遷都平城

朕幸屬

勝殘之運

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元晦曰勝殘謂化殘暴不為惡也屬

之欲翻會也勝音升

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羣壽之

孫

穆壽事魏太武帝

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分扶問翻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

考異曰魏帝紀禮志北史紀皆云



三月庚辰按長曆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魏閏二月齊閏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齊歷之四月也故置於此

辛巳武陵昭王畢卒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

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鬱林但虞子良為變而不知驚懼之謀已成矣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見論語

王融乘危徼

倖

徼堅克翻

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

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

之士烏可近哉

躁則到翻近其新翻

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

魏端午七夕之饗猶寒食之饗

皆夷禮也

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

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

治直吏翻

去十五年京官盡經

考為三等

去十五年猶云昨太和十五年也

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

定京官治行

欲以考州鎮屬官之法考京官載子亥翻行下孟翻

魏主曰考績事

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

史言魏孝文明於君人之體不使權在臣

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本號

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五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齊書志南史紀

六月己

巳魏遣魚員外散騎常侍盧昶魚員外散騎侍郎王清

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

盧度世避崔浩之禍其後自出魏太武寵任之散志重翻騎奇

寄翻昶丑兩翻

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

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

迭相矜夸見於辭色

使疏史翻下同見賢通翻

失將命之體也

將奉也奉

命而行謂之將命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為使持節都

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

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 魏

主親餞之以王肅為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

宋蒼梧王初昶鎮彭城  
奔鎮奔魏故義故在焉

卒無成功

卒子  
恤翻

壬午魏安定

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

尉紆  
勿翻

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

媼烏  
皓翻

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  
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

中書令何胥以后之從叔

從才  
用翻

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胥謀誅鸞令胥受事胥不敢  
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

復闕谷於鸞

復扶又翻

是時蕭譔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

晏摠尚書事譔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

人物

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語牛佑翻

譔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

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

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

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

徐孝嗣為王儉所薦武帝

推而用之遺詔託以尚書衆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荷下可翻

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

謂褚淵也笑則啓齒故云齒冷

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

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謐欲共廢我

鸞時領鎮

軍將軍故稱之

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

誰樂無事廢天子邪

樂音洛

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

姥言耳豈可信耶

朝直遙翻姥莫補翻女老稱

官若無事除此三人

誰敢自保直閭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

未能發

言曹道剛密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時始興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謐欲待二人至藉其執

力以舉事

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有兵力自送為可藉也

鸞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

等轉已猜疑

此毗至翻

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

復扶又翻

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

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

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

直後亦宿衛之官待衛於乘輿之後者也

大言

於衆曰吾等荷恩

荷下可翻

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

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

懼而失其

常度也此必寐翻及也

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

李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

壽昌殿武帝所起安居常居之

聞外有變猶

密為手勅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間俄而諶引兵入

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

趨七喻翻刺七亦翻

以帛

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

拒戰

操千高翻楯食尹翻

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

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

言行至西弄弑之

北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厦也屏也亦作屏帝死時年二十二

輿尸出殯徐龍駒宅塋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



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  
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  
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圍碁左右聞  
有變驚走報淪淪每下子

子暴子也

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

還齋卧竟不問外事

謝淪為此兄耻之教也

大匠卿虞悛竊歎曰

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

大匠卿即漢將作大匠之官蕭

子顯曰掌宗廟土木悛祖宗翻

悛悛父之孫也

虞悛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父音甫朝

臣被召入宮

朝直達翻被皮義翻

國子祭酒江革至雲龍門託藥

發吐車中而去

吐土故翻嘔也

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

為腹心

散悲重翻

使魚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

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史言謝淪江斃以名義自將僅能如此而已特立不懼孫謙庶

幾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

也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

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辛丑魏主至朔州

魏收地形志雲州舊

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為懷朔鎮孝昌中始改為朔州今此朔州當置于雲中之盛樂時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領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二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鏘為司徒車

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

鏘千羊翻  
騎奇寄翻

尚書左僕射王晏

為尚書令 魏主至陰山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

守不之官遙光驚之兄子也

驚兄鳳生遙光遙欣  
遙光嗣始安王爵

驚有

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驚欲樹置親黨

故用之 癸丑魏主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

撫宜鎮甲子如柔玄鎮

此六鎮自西徂東之火第也水  
經注懷朔鎮城在漢光祿城東

北考其地當在漢五原。獨陽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三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道中。漢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玄鎮在干延水東。干延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漢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且音子間。翻撫宜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濡源分置于三千里中。則撫宜當在武川柔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閭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按北史宜當作宴。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九月壬申朔。魏詔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載子亥翻

可黜者不

足為遲可進者大成。餘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

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

上等下等各又分為三等六品

已下尚書重問

重直用翻

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止

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

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入無怨者

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

壬

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

朝直遙翻

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

之任非徒摠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

等居官年垂再暮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

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  
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  
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廣陵王羽字叔翻稱昌  
季翻比毗至翻頗傍未

翻亦偏也  
懈居隘翻

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

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

辟

辟毗  
亦翻

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

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罪亦應大辟

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

魏官本祿之外別有恤親之祿

盡從削奪

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

澄於魏主叔也

又謂長兼尚書

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

數所角翻

可解長兼削祿一

尋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

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尉紆勿翻數所具翻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

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羣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蓋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于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偷而行九十年之黜陟則為賒緩觀魏孝文之考績不過慕淵祖之兄也兩翻帝又

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

憮然

憮周甫翻憮然者  
憮然失意之貌

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

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

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

漸子  
廬翻聞見



廣博若永居恒北

恒戶登翻

復值不好文之主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不

免面牆耳

書曰不學牆面言猶正牆面而立無所睹見也

對曰誠如聖言金日

碑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金日碑事見七十一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

知名謂七世內侍也碑丁奚翻朝直遙翻

帝甚悅

鬱林王之廢也都陽王

鐸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

臣之心鐸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

言急於出迎不暇踴履至

跟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鐸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

於鐸

宮臺猶言宮省也屬之欲翻

勸鐸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朶

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

李延壽思  
伴傳曰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皆領器仗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  
於車壁也王儉議曰衮書車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榆  
穀輪軍子壁綠油衣說輸  
尚翻下之說說子因說同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

直朝

遙緊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

上時掌翻下  
直上西上同

東城人正

共縛送蕭令耳

東城謂東府城也按蕭子顯齊書世祖  
遺詔以鸞為侍中尚書令此時已進錄

尚書事案曰蕭令  
蓋以舊官稱之

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

東府

海陵王既即位鸞出鎮東府上  
臺兵力悉割以自隨度過也

且慮事不捷意甚

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

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

復扶又翻

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

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

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

能

太祖當作世祖

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

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

諸王置防閭以勇略之士為之以防衛齊閭杜佑通典唐制親王府並給

防閭庶僕白直下至州縣亦有白直

防閭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

武常用之

謂宋孝武帝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劬也

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

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子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

鸞黃鉞內外纂嚴

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未而下有乙酉丁亥蓋

癸未當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

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

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

上時掌翻

至夜回襲湓

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

諸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浚備禦

子懋

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

躍願奮

子懋自雍州徙為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當作踴帥請曰率雍於用

翻叔業畏之

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

失富貴也

說輸為翻散悉但翻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

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

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

沮在呂翻說輸

為翻將即亮翻

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

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

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

為于偽翻斂力贍翻下殯斂同鑊戶郭翻

玄邈

義之具以白鷺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

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遺于季翻

行金得達僧慧

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卒子恤翻

于琳之勸陸超之逃

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

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守死故以此言愧琳之

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僕命超之門生謂殺超

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

僵居良翻

玄邈厚加

殞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史言董僧慧墜超之

之義烈折而說翻

驚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安陸

王子敬廣之至歐陽

歐陽今真州開即其地也

遣部將濟陰陳伯之

先驅

將即亮翻濟子禮翻

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驚又遣徐玄

慶西上害諸王

上時字翻

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

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

曰僕受朝廷意寄

意寄謂屬意寄託之

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

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

使疎吏翻

若朝廷必須

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曰南史考異

明帝使裴叔業賁旨詔昌寓令以便直從事昌寓拒之曰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從君單詔邪卽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尚之之弟子也

何昌寓於此有周昌之節矣

驚以吳

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鈺

琇音秀錄音求

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

孔靖見一百二十三卷晉

安帝元興二年

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



平王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鈔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銓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鐔為中軍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解嚴

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

以

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倚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

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

肚數尾翻  
遺于季翻

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

史記載淮陰侯答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既翻

二謝兄弟比肩貴近

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世多有如此而得名

者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

胛古洽翻肩背

之間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

祐音石考城前

漢之留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蕭子顯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晉氏因郡人南渡而僑置也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

轉言之

王洪範禁衛舊臣驚以此覘之其言如此驚益無所忌矣相息亮翻

王母祐之姑

也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

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

理好呼到翻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

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勤

鑠以太傅錄尚書事太傅上公故稱錄公

流連不能已

流連不能相捨之意

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

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

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

行下孟翻

宣城王

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

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

東晉虞之世遙光卒如鋒言

宣

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

遺于季翻誚才笑翻

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

祠官使行

祭事也

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

上時鋒掌翻

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

殺建安王子真

姓諸柯姓也吳公子柯廬之後

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

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

殺巴陵王子倫

茹音如

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

琅邪城有守兵

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齊徙治白下北臨江許故有守兵

宣城

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

華戶化翻

伯茂曰公若以

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鴟

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一

見

百三十五卷高祖建  
元元年朝直遙翻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

人茹法亮事世  
祖權寄甚重

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

使疏  
吏翻

此酒非

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

帥所  
類翻

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

問讀  
曰閑

訪以州

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

慮弗及

恒戶  
登翻

於是威行州部

州部謂一州  
之部內也

大為姦利武

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

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  
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  
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卻陵王子貞嘗求熊白

本草圖經曰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  
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其脂  
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陵佃婢厨人答典  
雅曰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

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

事見一百三十

八卷永明八年

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

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大主無罪而

一時被囚

義翻 被皮

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

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

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

謂所持以詣籤

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

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

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

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

言有意於冀輔帝室

而復害之

復扶又翻下勿

復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此上歷叙典籤之弊

宣城王亦深



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

長知兩翻

朝出閨闥暮

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

處昌呂翻

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

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

左傳諸侯釋位以問王室杜預注曰問猶與也去其

位與治王之政事

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諸王置典籤始

於宋故  
云然

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昌  
為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  
弟誕諶之兄也

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  
分據方面諶氏壬翻

甲辰魏以太

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守手  
又翻

戊申

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

亥發平城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

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

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

嬰纏也疴烏黃翻弱

也杜預曰瘠疾也

弗克負荷

荷下可翻又如字

太傅宣城王肩體宣皇

鍾慈太祖

蕭承之追謚宣皇帝太祖之父而鸞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

宜入承寶

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

蕭子顯齊書自此以上著於海陵王

紀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

蕭子顯齊書此語著於明帝紀

癸亥高

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此時方改元建武

以太尉王敬則為大

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湛

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

棕祖宗翻

帝以棕

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

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

詩曰其命維新

不敢聞命

因慟哭

史言虞棕柔而能正過謝淪兄弟遠甚

朝議欲糾之

朝直遙翻

徐孝嗣

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

晏等興席

上時掌翻興起也

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

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

共載還令省

令省謂尚書令所舍也

淪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

甚憚之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

謂非如禹

貢任土作貢也

悉加禁斷

斷音短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

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

比毗至翻

使父子乖離室家分

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

哉

謂江南之人將不知魏朝之德也朝直遙翻

可詔荆郢東荆三州禁勒蠻

民勿有侵暴

魏初置荊州於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城置郢州於真陽真陽漢汝南郡之慎陽縣也

置東荊州於北陽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

為江夏王

夏戶雅翻

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

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

恒貢自今悉斷

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臺矣

乙酉追尊

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丙戌以開喜公遙欣為

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

寶義有廢疾

痼疾不可復用為廢疾長知兩翻

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

居中

居中謂為揚州刺史

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為

太子

卷讀曰捲

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

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孫也

宋泰始初崔道固降魏

魏主敕後軍

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

十里

行下孟翻牧地縱則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橫則距河十里按杜佑通典衛州汲縣古牧野之地則其

地宜畜牧有自來矣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

失

畜許救翻

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

平統萬八年赫連定滅秦定尋西奔為吐谷渾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涼州

以河西水

艸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

蕃讀如繁

馬至二百餘萬匹

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

萬匹

河陽牧場即宇文福所規牧地畜許六翻

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

南徙

復扶又翻

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

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梁武帝普通元年魏

改元正光史歷言魏之馬政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

十皆令致仕

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

並窮困私門庶子詔依舊銓

叙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為侯

上詐稱

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

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供御故謂之御師

至于隋世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

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



故事

漢東海王彊以天下讓莖用珠禮

魏郢州刺史韋珍

韋珍先以樂陵鎮將

與東荊州刺史桓誕同鎮沘陽尋為郢州刺史

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

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

撫卿等故賜以帛吾何敢獨有之魏主以上廢海

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

遣使請降於魏

將即亮翻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十一月辛丑朔魏

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

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

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

從才用翻

以尚書

僕射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

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

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

年魴符方翻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舊服國人多

不悅

國人者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也

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

也

劉纘臣於齊而屢使於魏與芳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

與給事黃門侍郎

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

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

怏許兩翻

帝

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

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疎也衆意乃稍解凱

馘之子也

陸馘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或庸撥翻

魏主欲自將入

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十

復方

目相州刺史高閭

相息亮翻

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

質任必無誠心

質音致

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

不再來

使疎吏翻

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爲宜

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

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

鎮南為鎮軍任音壬

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軍將

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

少詩  
沼翻

為內應

者未得審諦

諦音帝  
亦審也

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

可知

降中  
江翻

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

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

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

孤負也敗  
補邁翻

任城王

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

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携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

室

椽重  
緣翻

食無甌石之儲

應劭曰齊人名小甌為甌  
甌受二石甌音都濫翻

又冬

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

百堵皆  
興謂新

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  
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俶昌六翻始也

而驅之使擐甲

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武王伐紂前歌  
後舞擐音宦

且諸

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鑒輿

順動亦何晚之有令率然輕舉

率然輕  
易之意

上下疲勞若空

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

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魚僕射同守洛

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

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

將即亮翻

休逞之玄孫

也魏道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懸瓠已已詔壽陽鍾離馬

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降戶江翻

魏主命

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

主許之

赭陽即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

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於赭陽明矣葉式涉翻

乃與征南大將軍

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考

異曰齊書作盧陽烏章靈智按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驚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見一百三十

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于魏北襄城

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于沙碛碛烏葛翻碛壅也聚沙以

壅水故以為地名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晉武

帝太康中分南陽置義陽郡惠帝又分義陽南陽置新野郡先是魏主遣中書監

高閭治古樂先悉薦翻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

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太樂

祭酒蓋太和中初置是官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六

起誦蒙大淵獻盡  
柔兆因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  
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  
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

論

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辟毗亦翻

乙未拓拔衍攻鍾離徐州刺

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

弟也

間古莧翻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劉昶王肅攻義陽

昶知

兩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

降戶

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

褊補典翻躁則到翻

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

當攻道

攻道攻城之道夫石之所集也

固志意閒雅臨敵勇決昶始奇

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

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

使疏吏  
翻下同

己亥魏主

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

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

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時奇寄翻

甲辰魏主登八

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

去羌呂綱

見軍士病者親撫慰

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

慶遠問師故

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魏

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

斥指也直言以指人之罪過無所回避謂

斥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

左傳曰國

君舍垢杜預注  
曰舍垢惡垢耻

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

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

子隆子懋子敬子真子  
倫并爵林海陵爲七王

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

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

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

相息  
亮朝

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  
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

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

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

史言崔慶遠之機辨魏

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

左傳載晉大夫隨武子之言

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

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

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

賜慶遠酒穀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

過壽陽不攻引

兵東下

民皆安堵租運屬路

屬之欲翻此謂淮北之民耳

丙辰至鍾離



自壽陽至鍾離三百三十餘里

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

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

塹七重直龍

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

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楯食尹

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

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

間道夜發

問古

與太子右率蕭誅等

率所伴翻右率太子右衛率也誅魯

水徑上賢首山

水經注湖水南出大漬山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義陽縣城南上時

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

少詩黎

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謀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

先志薦詔

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執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

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

宋秦始初青冀二州入于魏乃置青

冀二州刺史治朐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治賴榆齊青州治朐山冀州理連口今臨淮郡連水縣魏

收志郟郡有建陵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丘故城在海州沭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彭城郡龍沮縣有即丘城即丘亦漢縣本屬琅邪郡賢曰即丘即左傳之祝丘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紀鄆故城也杜預曰東海賴榆縣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

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

樂音洛從才用翻

魏主與之泣訣

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

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

將即亮翻

拊尸而哭達旦聲淚

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

齊獻王攸葬事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

樂安長公主

長知兩翻

雖無學術而質性淳篤故特有寵丁

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

使疏吏翻數所具翻

魏久攻鍾離不

克士卒多歿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

邵陽洲在

鍾離城北淮水中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

既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兩岸夾築二城

樹柵水中以斷援兵之路斷丁管翻下先斷遑斷欲斷同

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

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

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

相息亮翻璽斯氏翻

閭上表以爲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

孫子兵法有是言

舜者國家止爲受

降之計

謂欲受曹虎降也  
降戶江翻下同

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

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晉世祖以回山倒海之

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

不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騎奇寄翻盱眙音吁怡

班師之日兵不

戍一城土不闢一廛

說文曰廛二畝半一家之居地

夫豈無人以為大

鎮未平

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為大鎮

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

其原

塞悉則翻

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

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

壽陽盱眙淮陰皆淮津之要地

即皆以重兵守之故云本原

三鎮不克其一而畱守孤城其不能自

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

以自固

少詩治翻

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

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

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

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

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

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

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

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

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

宋明帝泰始二

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  
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  
角城最爾處

在淮北

最徂外翻小貌處昌呂翻

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後攻圍歷

時卒不能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高帝建元三年卒子恤翻

以今準昔事兼數

倍天時尚熱

尚當作向

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

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

釁計規翻

布德行化中國既和

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

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

草創

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爲言

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

寺靡聽治之所

治直吏翻

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

成癘疫

沈與震同持林翻說文久陰曰震炎陽炎日也

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

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

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

羸倫

爲翻罷讀與疫同

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

夏

幾居希翻近也

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

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

斤謂斧斤之役板謂板築之役

然後命將

出師

將即亮翻下同

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



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

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

說輸為翻

彼無不聽

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

語牛估翻

魏主乃還濟

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

斷下管翻下同

魏主募能

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

據北

史康生本姓達奚魏孝文改複姓於是姓奚

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

艦戶點翻

依煙焰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

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

將步即亮翻騎奇寄翻下  
同殺都輦翻斷後曰殿

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

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

長知兩翻艦戶黯翻塞悉則翻陳讀曰陣下爲陳同

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

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

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

艦大呼曰

呼大故翻

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

之兄也

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

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

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

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

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追

兵在死地不

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

喪息浪翻

不如許

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

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

程師已退故解

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

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

卷讀日括

穎胄

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

也

蕭穎胄太祖從弟赤斧之子從才用翻

上遣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

城公遙昌守壽陽

是年春正月遣沈文季督豫州諸軍豫州治壽陽

文季入城

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

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

海陵王即位魏遣昶來聘昶至建康而帝已立

齊人恨

之飼以蒸豆

飼祥吏翻馬牛待之

昶怖懼食之

怖晉布翻

淚汗交橫謁

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于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

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

蘇武使匈奴十

九年不屈節

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戊子魏太師京

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

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

爲于偏翻

太傅錄尚書事平陽

公丕不樂南遷

樂音洛

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

王叡時留

守平城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

洛邑

經度之也始初也詩云經始靈臺

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

以下可付法官貶之

此平城留臺令僕也法官謂御史誘音酉

仍詔迎熙及

博陵長公主之柩

長知兩翻柩巨救翻

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

王故事

晉安平王孚葬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魏之葬熙其禮又加於誕

魏主之

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

劉藻擊漢中

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將即亮翻

下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

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

據蕭子顯齊書時據角弩谷白馬沮水立五柵

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

帥所類翻

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

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

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

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

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

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

處昌呂翻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

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

懿嬰城自守軍主范滂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

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

將即亮翻恟計江翻

錄事

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

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

殿軍後以拒追兵曰後拒

遣使與懿

告別

使疏吏翻

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

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

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

馬上炊之

貯丁呂翻

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

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類卒全

軍還仇池

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先悉薦翻說輸為翻斷丁管翻中竹

仲翻平子恤翻

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

南安王楨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

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



六千人戍南鄭

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西翊扶風咸陽北地等郡太和中置涇州治臨涇城領

安定隴東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功武都郡雍於用翻俟克城則

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人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

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

復扶又翻差初皆翻下差遣同

懸擬山外

漢中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

雖加優復

復方目翻

恐猶驚駭脫終攻

不克徒動民情連結外敵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

待軍克鄭城

下戶保翻鄭城謂南鄭城

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

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

謂秦斜之道也

今欲深戍絕界之

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

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左傳晉伯宗之言

南鄭於國實爲馬

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

此指禹貢九州爲言

民人所臣十分

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

漠北謂柔然江外謂齊言唯此二國

未爲羈之在近

謂以繩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

豈汲汲於今日也

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

樹立也將帥也將即亮輔

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

降

指城即指陽城也降戶江翻

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

遠兵固

李冲蓋謂淮漢之地爲東道謂南鄭爲西藩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

資敵也又建都土中

洛陽爲土中

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

平蕩江會

建康爲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會

若輕遣單寡奔令陷沒恐

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

易以

推

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

如瑕丘庚申如魯城

魏收地形志魯郡魯縣之魯城

親祠孔子辛酉拜

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

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

大宋之子為宗子孔子墓亦在魯縣

更建碑

銘戊辰魏主如碣磈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汴流還洛淹諫以為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

汴蘇

故翻悍度肝翻又下  
罕翻萬乘繩證翻

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

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

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

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

千逆戰而敗

將即亮翻率所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盧淵等引去歷生追

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

垣榮祖著名於宋泰始之間從才用翻下同

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碣

敗蒲邁翻考異曰齊書

魏虜傳真度敗在建武元年下魏帝紀城陽王

鸞等見

魏主於瑕丘

見賢通翻

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

辟

沮在呂翻辟既亦翻

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

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

民佐仍徙瀛州

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治趙都軍城

以薛

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

謂以彭城降魏也從才用翻

聽

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

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畧之子也

魏廣川王畧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

之建元二年謹法追補前過曰剛

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故大斂已棺除而爲之服褐衰麻經而三臨其喪 魏

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

期親期喪之 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

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總麻

三月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

廣川王畧顯祖之弟詣於魏主

從兄弟也其服大功將大斂

斂力瞻翻

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

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申太子出迎於平桃城

魏收志濟

陰郡離狐縣有桃城水經注曰榮陽縣有魏亭俗謂之平眺城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

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

魏置御史中尉以糾察百官猶御史中丞也

且

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

悠遠也悠然夷曠自

得之意悛七緣翻

彪表彈之

彈徒丹翻

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

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

知無憂悔

言既無憂色又無悔過之意

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

還第

數所具翻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

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

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

班賞有差

班南

伐之賞也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記冠義曰古者重冠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樵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謂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

見賢通翻

謂曰卿

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



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  
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  
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  
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  
順則禮樂不可興

用論語孔子之言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斷音短正音華言也

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

已下見在朝廷之人

見賢通翻

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

謂故

意爲北語不肯從華言者

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

不讀曰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

謂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為是

帝者言之即為正

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

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

守手又翻

昨望見婦

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

言非是卿等當廷爭

爭讀曰評

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

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

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

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

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爲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祕書也此祕

閣之名所由始

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

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

夫尊婦卑廣川

王諧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舊卑

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

邙山在洛城北邙謨郎翻

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

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

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爲河南

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漢律

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上之廢爵林王也

見上卷上年

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志曰

見炊飯推以與人

諶氏壬翻志於避翻見賢適翻推吐雷翻

諶恃功頗干預

朝政

朝直送翻

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爲申論

爲于偽翻

上聞而

忌之以蕭誕蕭誅方將兵拒魏

誅魯水翻將即亮翻

隱忍不發壬

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

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省

仗身執仗之衛士天子禁衛有齋內

仗身見齊書蕭諶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數祇鎮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

亦有仗身職負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

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

諶為南徐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衛陽郡公

誅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具翻

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恒懷

怨望

恒戶登翻

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

之并其弟誅以黃門郎蕭衍為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

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

好呼翻

語牛倨翻相息亮翻相貌也

謀歟文猷亦伏誅謀死之日上又殺西

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三王皆武帝子也

乙丑

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

睿皇后廟頽圯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即宜罷毀

詔罷之

睿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神龜三年立廟于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

圯都鄙翻毀也治直之翻

魏拓跋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氏楊馥之

爲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

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

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地也氏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沮十余翻爲于偽翻秋七月

辛卯以馥之爲北秦州刺史

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

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荊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氏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

皆僞郡與仇池公 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

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爲後虎賁羽林作亂殺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

魏

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四門學始此

魏

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

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

黃門侍

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

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郭祚引以

爲言樂宜復修之

復扶又翻

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

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

講道善屬文

好呼到翻下好賢同屬之欲翻

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

一字

更工術翻

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

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

樂音洛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

之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

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

平之風焉

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

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

薛暉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之翻

彈劾不避彊禦

彈徒丹翻劾戶舉翻



又得翻帝或欲寬貸者聽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

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

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散悉宜翻  
騎奇寄翻

帝外以德器遇之內

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悉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

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

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

恒戶登翻朝  
直廷翻沈侍

翻林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

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孟子曰  
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仁義  
忠信此天爵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於洛

陽

六宮后妃夫人嬪御也  
文武内外文武百官也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

刺史高閭之館

館謂刺史官  
舍相息亮翻

美其治效

治直  
吏翻

賞賜甚厚

閭數請本州

數所  
角翻

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

漢薛  
廣漢

致仕懸其安車以示子孫古人有言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衣於既翻

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

刺史

高閭漁陽雍奴人幽  
州統内也朝直遷翻

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

從所  
請以

勸告示恩降  
號以存法

以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

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所以難

用孔子之言而發難易之論易以政翻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爲

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

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寶攸皇子餘皆

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自鄴還

還洛陽

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

徐兗光南青荆洛六州嚴募戎備應須赴集

魏徐州領彭城南陽

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

長廣東年等郡南青州即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  
莞郡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  
十一年改爲洛州置荊州於穰城領南陽順  
陽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十一月

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東田見武帝紀興光樓  
蓋亦文惠太子所建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褚澄見一百  
三十三卷宋

蒼梧王元  
徽二年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園丘己卯帝引諸

儒議園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

先有事于泮宮

記禮器之言鄭玄  
注曰泮宮郊學也

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甲申魏主祀園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羣臣

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下遊嫁翻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者謂將

大選羣臣也

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

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

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朝

直達

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

黜落謂黜官落職也

魏主曰此乃

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

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

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

校戶教翻散悉魏

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

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  
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  
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

當知之

以魏孝文之求諫求才如此而一時之臣猶未能稱上意豈非朝廷之議帝務騁辭氣以加之

故有有懷而不敢盡者

丁酉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此晉帝諸陵謂

在江南者

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賜冠服以

易舊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

先志為翻

魏主始命鑄太和五

銖是歲鼓鑄粗備

粗坐五翻

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

田益光爲南司州刺史

鍾所類翻

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

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爲刺史

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既渡淮

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

氏王楊昺卒

昺古通翻又古患翻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昺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

王

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歷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

魏主下詔

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

王

王于况翻

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

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直重

龍於是始改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

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

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怛于氏爲于

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

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

栗碑之類史皆因其後改姓從簡便而書之非其舊也其餘北人諸姓改從後姓注已畧見於前蓋其所改後

姓有與華人舊姓相犯者也忸女九翻又女六翻考異曰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舊俗始

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



就簡 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

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

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婭莫非清望

朝直  
遂翻

婭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  
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有連者皆親姻也  
後人因以姻連之連  
其旁加女遂爲婭字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

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

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

功衰之親仍居猥任

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  
張早下也衰倉回翻張烏賄翻都

也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

嵇恐當作奚今按魏書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

之嵇是也尉紆勿翻

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

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四姓盧崔鄭王也下戶嫁翻

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

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

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

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

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

戶覈

革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敬之子

也

魏孝文受內禪陸敬傳之故其子皆通顯琇音秀敬蒲撥翻

魏舊制王國舍人皆

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

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即妃嬪也八族即前自代

來八姓

咸陽王禧娶隸戶爲室

隸戶謂沒入爲奴隸之戶

帝深責之因

下詔爲六弟聘室

爲于偏翻

前者所納可爲妾媵

媵以證翻

咸陽

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

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

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封趙郡王史蓋以舊封書之

散志

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榮陽鄭平城女

驃

妙翻騎 奇寄翻 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潁川

王雍亦以太和十八年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 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

李冲女

勰音協

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魏定

氏族固亦未能盡允清議至今詔諸王改納室則大悖於人倫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富而易妻人

士猶或羞之況天子之弟乎此詔一出天下何觀

懿義之子也

宋泰始之初鄭義從拓拔石平

汝潁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

以五姓爲首

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羣從子姪皆趙

也李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

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

考異曰北史薛聰傳爲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冲後魏國典

帝與羣臣論選調

選須絹翻  
調徒弔翻

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

分

分扶  
同翻

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

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

爲于偽翻  
治直史翻

帝曰欲爲治耳冲

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

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

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

謂傳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  
屠釣也行下孟翻說讀曰悅

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

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

卿孰若四科

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也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

著作佐郎

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

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

昶

自彭城入朝  
朝直送昶

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

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

別彼  
列

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

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

後之流內銓流外銓  
蓋分於此復扶又翻

若有其

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

典制也

爲于偽翻  
渾翻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

先後皆去聲

此魏晉

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

於世祿與側微

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

以

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

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

矣

鮮息淺翻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陽



王

驚以緒陽之敗降  
封今復之認音協

二月壬寅魏詔羣臣自非金革

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

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

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

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

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耆老艾也陸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飾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噉之鳥也欲老人不噉耳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

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  
言淺陋也長知兩翻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

皆剔除之

乘繩證翻校戶教翻校欄格也飾其校飾其  
欄格也又居效翻義與鉸同以金飾器謂之

鉸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裏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

破之餘充晚食

今之裏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  
桃仁等物以竹箬裏而蒸之大饅二指

許不勞四  
破者也

又嘗用皐英以餘灤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皐英

不極高大英形如豬牙去垢膩洗沐  
多用之灤音郎狄翻更居孟翻再也

太官元日上壽有

銀酒鎗上欲壞之

太平御覽云鎗即  
當字壞音怪下同

王晏等咸稱盛德

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

玉燭寶典曰正月為瑞月其一日為

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

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上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

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

穎胄曰陛下前

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

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

敕

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獄六案也九府者太

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文武勲舊皆不歸選

部

選須

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

侍郎潁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

嶸乎萌翽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

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

天子唯恭已南面

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

朕機務卿識之不

嵩古老翽斷音短不讀曰否

對曰嶸雖位末名卑

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

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

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齊明帝以史事權詐得國猜防羣下故親攬機務王莽之親御

燈火其計慮亦如  
此耳爲于偽翻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

來降

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

意此時廣州亦當置魏冠軍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

之

櫟城即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注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五月丙戌魏

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

此諸

陵皆謂在河南者

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

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

一早卒其一得幸于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

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

幾居宣翻  
少詩治翻

既而其姊疾愈帝思

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

入宮不率妾禮

復扶又翻長丁丈翻  
今知兩翻率循也

后頗愧恨昭儀因

譖而廢之

爲後昭儀爲后  
及不終張本

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

練行尼

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  
寺在洛陽宮側行下孟翻

魏主以久旱自癸

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

武帝永明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  
蓋遷洛後建崇虛樓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遍翻

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

舍人即中書舍人問  
其所以來請見之故

豫州刺史

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

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

少詩治翻復扶又翻

帝

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

皆言四郊有雨

比毗至翻

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

遣使視之

使疏吏翻

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

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

塞悉則翻

是夕大雨

魏太子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

衣冠恂常私著舊服

好呼到翻著步畧翻

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

切諫恂惡之

數所角翻  
惡烏路翻

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

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領軍元

儼勒門防遏

嚴勒門衛以防遏  
其變騎奇寄翻

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

琇馳以啓帝

詰去吉翻  
琇音秀

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汴口汴水與河通之口至此  
而後還以安人心還從宣翻

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

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

見賢通翻數所  
具翻更工衛翻

扶曳

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

惠王楨卒

相息亮翻諡法柔質愛  
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九月戊辰魏主講



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

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

賁音奔

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

供公私力役

此時魏以洛爲司州調徒帛翻

魏吐京胡反

魏世祖太平真君九

年置吐京郡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

詔朔州刺史元彬行

汾州事帥并肆之衆以討之

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

正平五城中陽絳郡皆屬焉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鄉郡太平真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雁門郡帥讀曰

率下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

車突谷又破之

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俘

雜畜以萬數

舊許  
敕翻

詔以彬爲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

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

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

治直  
之翻

若不能

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

兵身先將士

身先志  
薦翻

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臣於

清徽堂

見賢  
通翻

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

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

親古人所貴

左傳以是  
語美石碣

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

魏  
太

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都洛改爲恒州杜  
佑曰魏恒州在唐代郡安邊馬邑縣界朔朔州也宋白  
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  
以平城爲恒州隋雲中郡恒安鎮即其地後魏懷朔鎮  
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  
朔州北三百八十里恒戶登翻下同 天下之惡孰大焉

若不去之

去羌  
呂翻

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爲庶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譏恂魏書無  
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歷魏閏十一月齊閏  
十二月今  
從齊歷置於河陽無鼻城

水經洩水出河內軹縣原  
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

鼻邑謂之無鼻城蕭子  
顯曰在河橋北二里

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

而已

粗坐  
吾翻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

卷  
讀

曰捲冠  
古玩編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一見

百三十七卷世  
祖永明八年

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

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

樂音洛

泰自尚書右僕

射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恒州帝爲

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

爲于偏翻  
下強爲同

泰至

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

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

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思譽天賜之子

汝陰王天賜景  
穆太子之子於

魏主爲叔祖樂音洛將即亮翻曉堅堯翻騎奇寄翻

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

獻以爲洛陽休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頤僞許泰等以

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

行吏部尚

書者行吏部尚書事未爲真也任音壬

帝召見於凝閒堂

見賢通翻

謂之曰穆

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

誘音西

脫或必然今遷都南爾北

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

能辨卿雖疾強爲我北行

強其兩翻  
爲于偽翻

審觀其執僮其微

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秦

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

足以制之

驚音叔

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

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正復同

遂授澄節銅虎

竹使符御仗左右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帶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爲衛使疏吏翻仍行恒州事行

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

陽平王順刺朔

州在平城西宋白曰朔州東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

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

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

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執弱

斌音彬量音良度徒洛胡

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

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漢宣帝幸宣室

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爲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

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

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

帥讀曰率

走出城西追擒之澄

亦尋至

尋繼也

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

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

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

陶餘括翻

顧謂咸

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魏主謀入寇引見

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

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

而不紊見賢過翻粗坐五翻

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

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



者皆云今往必克

此毗至翻

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

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

兵之法須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

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

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

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

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而止南代之師至去年方入寇蓋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萬事並見上年去

猶昨也又按當時衆號三十萬實則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

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

復扶又翻

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

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

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魏既都洛逼近

淮漢故急於南伐以據斥境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

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

少詩沿翻

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

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

司馬牛之於桓魋柳下惠之於盜跖皆兄

弟賢不肖既相遠而兄弟罪不相及古法也

桓魋徒回翻跖之石翻豈不哀哉帝善之遂

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